



新春里，莆田的烟火味

莆田人的春節不僅很長，還很熱鬧。

年，要過兩次：除夕是小年夜，正月初四是大年夜，稱之為“做大歲”，兩個年一樣重要，都是團圓圍爐的日子。

元宵節，則從正月初六持續到正月廿九，堪稱全國最長的元宵節。一到元宵，整個莆田的主色調就成了紅色海洋，家家張燈結彩，人們穿紅，吃紅，用紅，還把衆神請下神壇，一起到市井烟火中“與民同樂”，祈禱來年紅红火火。

莆田古稱興化，轄莆田和仙游兩地，直到今天，“做大歲”依然是兩地的隆重習俗。而在這最大節日的背後，卻是400多年前，莆田一段慘痛的歷史。

明朝嘉靖年間，閩浙沿海倭亂猖獗。據《明史·戚繼光傳》中記載，嘉靖四十一年（公元1562年）農曆十一月，倭寇攻陷興化府城，文獻名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浩劫。當時，百姓被殺者數萬人，幸存者四處逃亡。倭寇占據府城兩月，直到次年正月廿九，戚繼光大軍將至，倭寇聞風棄城逃竄。此時，莆田民衆才敢回到家中，整理斷壁殘垣，探問親友傷亡，並在二月初四補過了一次年。此後，莆田人民為了紀念這段慘痛的歷史，改除夕為過小年，二月初四為過大年，俗稱“做大歲”。後來，為了不耽誤農時，將“做大歲”提前到正月初四，在仙游縣則是正月初五。

至今，“做大歲”習俗在莆田地區已延續數百年，還留下了白頭春聯，初二不走親訪友等習俗。

這兩項習俗也是源自當年的苦

難。據說當年逃亡的民衆回到家中，先貼白聯辦喪事，然後才貼春聯補過年。為了祭奠逝者，在貼春聯覆蓋白聯時專門留出上方一截，成為白額春聯，一直流傳至今。大年初二，在莆田被稱之為“探亡日”，是民衆回到家中後互相探望亡故親人的日子，為了避諱，此後約定大年初二這天不到親戚朋友家中拜年。

時光流逝，“做大歲”成為莆仙地區特有的春節民俗，家家戶戶都要“重過一次年”。

這一天，莆田百姓也要像除夕夜準備年夜飯那般忙碌，一家人團團圍坐一起，食物擺滿一桌。雞鴨魚肉，蝦蟹蛤蚧，足夠豐盛，最重要的是，要在飯桌中間放上一碗“紅團”（一般5個），寓意紅红火火，年年有餘，衣食富足。

紅團是莆田特有的一種米制品小吃，因其表皮呈紅色而得名。剛剛蒸熟的紅團熱氣騰騰，味道甜而不膩，深受群眾喜愛。“做大歲”的時候吃紅團，意味深長，紅色是喜慶的色彩，圓圓的形狀寓意着家庭團圓美滿，另外“紅團”的甜也象徵着新一年的生活甜甜蜜蜜。紅團可以長時間存放，因此，它也是過年時莆田家家戶戶必備的祭祀供品。

國之大事，在戎在祀。在莆田，祭祀更是生活中重頭事。為了敬神，莆田人的祭祀供品真是花樣翻新，豐富多彩，別開生面。

祇有想不到，沒有莆田人做不到。

擺塔，是元宵供品中的一項技術含量極高的視覺藝術。在莆田，有擺

紅桔塔，也擺蔗塔，都是難度極高的非物質文化遺產。

正月初七，“紅桔塔”先在荔城區黃石鎮的江東村浦口宮壘起，最高的塔能高達6米，相當壯觀。浦口宮供奉的是唐玄宗的妃子梅妃，“紅桔塔”這種祭祀“果龕”，據說源于唐代，可謂歷史悠久。

江東村有13裏社，自清代起，每社壘一座桔塔。近幾年，又增加2社，故現共制作15座紅桔塔。每年正月初三，裏社男女老少在浦口宮分檢不同尺寸的紅桔，按仿古傳承位置排列，由泥、木匠搭建壘起“紅桔塔”。因各裏社戶數不同，因此每座塔高低不同。戶數最多的，出動30多人，壘起的紅桔多達數百斤。戶數少的，祇需要6個人，紅桔祇需數十斤。桔塔底層由16粒紅桔上下相疊，層與層之間用一塊八角形層板相間。隨著逐層疊加，塔身逐漸縮小，頂層塔尖祇有4粒紅桔收尾。

當地人介紹，“紅桔塔”蘊涵着寓意，“紅”象徵紅利，“桔”代表吉祥。元宵過後，再拆“紅桔塔”，各裏社把展出的紅桔按各戶人數分發，以表示梅妃給村民們賜福。

同樣是塔，涵江區延寧宮的媽祖蔗塔也是一種難度極高的造型藝術。所謂蔗塔，即用甘蔗切成蔗節，搭疊成空心燈塔。塔身淨高可達4.2米，加上底座，總高5.3米。塔身全部用蔗節搭疊，搭至天井頂一般是360層左右，整個媽祖蔗塔要使用180公斤左右新鮮甘蔗。

擺蔗塔是一項精細活，正月十三，技藝傳承人謝天章就要開始動手制作，直到正月十六前夜才能完成。搭疊的過程中得力求平衡，還要特別小

心，搭的過程中還要不斷噴糖水，這樣搭起來的塔可以保存7到8天。塔中還要預埋照明設備，亮燈時壯觀和諧，驚艷一時。

除了紅桔塔、蔗塔之外，在荔城區還有肉糕塔、南瓜塔、柑橘塔等等，看上去，也是美的享受。

看過了高大上的塔狀供品，再看出現在元宵歡慶時的其他供品，也是巧奪天工，美不勝收，有奇石構成的滿漢全席，有面粉制作的十二生肖，個個栩栩如生，堪稱藝術精品。

三

供品雖然壯觀，總歸還是食物，除了祇能看的，大部分供品最終都成了人們餐桌上的美食。莆田人習慣了在敬神之後，分享這些供品，好粘上一些福氣和運氣，說是“福餘”。

節日裏，最開心的往往是孩子們。多年後，孩子們長大，兒時民俗活動中的美食伴隨着節日的喜悅，讓人難以忘懷。丁餅應是莆仙人們心中的一種美味，丁餅由烘烤而成，韌性十足，微微有點甜，還有一絲烤焦的氣息。今天看來相當普通，但對孩子們而言，就是美味。在莆田的菩薩出巡民俗活動中，孩子們一般都有參加，負責舉旗，每天菩薩出巡結束，就是分發了餅的時節，大家都歡呼雀躍，那一天最快樂的時候。

在城廂區，元宵狂歡的餘味會持續到二月初二，這一天，泗華村的搶豆腐丸，將莆田的民間狂歡節推向了高潮。

俗話說，二月二，龍抬頭。這天，百名村民齊聚泗華村溪安祖社，在喜慶的鑼鼓聲中搶豆腐丸，並將搶得的豆腐丸帶回家中，煮了全家一起吃，共同祈盼新的一年團圓平安、事業紅火。

逢年過節，不能不吃的還有媽祖面。

媽祖面的主料是綫面，這種細細長長的面條，寓意着健康平安。在莆田，在大年初一和做大歲以及一些比較重要的時候，都要吃這種面。媽祖面配料豐富多彩，色彩艷麗，而且很有講究。紫菜，別稱紫袍，有紫氣東來之意，象徵富貴；香菇象徵團圓；翠綠的荷蘭豆和鮮黃的雞蛋象徵健康；花生取意落地生根，象徵平安吉祥。面的底湯也是用料講究，一般要用蠔、紅菇、黃花菜等物品熬就。淡淡的紅色，代表好兆頭，獨特的鮮美滋味，讓人百吃不厭。綫面上桌前，還要淋上一勺豬油，立馬讓面條香氣撲鼻，活色生香起來。

正月二十九，是莆田大多數地方慶元宵的最後一晚，稱為“尾暝”。過

了這一天，莆田紅红火火的春節就算結束，人們開始收心上班，開始新一年的拼搏。

鬧元宵，讓莆田人的年味，有了具體而鮮活的畫面，也讓每個人的“鄉愁”找到了真正的載體。這兩年，因為疫情原因，鬧元宵按下了暫停鍵，雖然餐桌上依然豐盛，但人們總覺得少了些什麼。大家都在期待，疫情早日過去，春暖花開，再次狂歡。

（陳文波/文 吳軍/圖）



孫察院故居

名人故居一直是一方水土的瑰寶，在漫長歲月的洗禮中，這些名人故居，曾經的輝煌榮光，很多被淡化、被塵封、被遺忘。歷史珍貴文物，是歷史瞬間的記憶，是不可再生的遺產，現存下來的古民居顯得尤為寶貴。

省級文保單位——連江魁龍坊孫察院故居，是福州地區不可多得的明朝古厝。去年通過歷史文化街區修繕提升，為觀眾呈現古色古香的建築風情，展示着濃鬱的地方特色和鮮活的烟火氣。

孫欽，字彥啟，生于明洪武十八年（1385），初居東湖，後遷居縣城。父孫端，字文奎，官南京刑部主事。孫欽出生不久，父謫雲南。孫母育子有方，孫欽接受“汝外祖既舉進士，其父復舉明經，汝弗之學，何以繼志志乎？”的母訓，發奮圖強，于明永樂十二年（1414）與堂兄弟俊後同榜中舉。孫欽文運恒昌，先後走出多名進士、御史。今鳳城富春孫氏宗祠中，“同榜科名三桂萼，歷朝胤憲七蘭臺”對聯，即其美事典故。

孫欽中舉後，出任湖廣道監察

御史，實行德政，名聲在外。明洪熙元年（1425），調浙江道監察御史，兼江西按察史，任內振肅政風，深得民心，人謂“真御史”。宣德九年（1434），御史張鐸奉詔于連邑故居前街立功名坊，以表彰孫欽功德。孫欽卒于明天順元年（1457），享年73歲。

孫欽故居，坐落在連江縣城關原崇雲鋪王巷街與江夏街交叉處的夏王裏（今鳳城鎮816西路55號），坐北朝南，磚木結構，六扇五間三進，前有門樓，石門框，門內有照壁，照壁與大廳及各進之間有天井，兩旁布局廂房、披榭，後有花園。周圍磚砌火牆。故居建于明洪熙三年（1428），孫欽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在此度過。故居第三進，抗戰時期被日寇軍機炸毀，其餘尚存。新中國成立後，因開通

東西走向的江濱路，門樓被拆，內廳依然如故，保留明代建築風格。12根杉木廳柱，腰圍一人合抱不攏，立在碩大的青石雕柱礎上。整個建築雕梁畫棟，古樸、厚重，古厝修繕不僅聚焦建築技藝，更聚焦于主人翁的品行人格。古厝記錄下的一個個歷史故事，折射出鄉賢為官不易和從政為民的融融暖意，也勾勒出更具人情味的現實生活。

時人造訪，留下《瞻仰孫欽故居》感懷詩：修葺他年堂宇開，宅居煥彩蕙風來。先賢資政垂青史，世胃詩書育俊才。繼序不忘承古典，尊崇猶念策駕殆。傳其仁德家聲遠，教化後昆衣錦回。（阮道明）



心香一瓣



各地年俗各殊各異，然百川萬折，必歸于海，其本質與內涵深深根植于中華兒女的血脉當中，未曾有過絲毫變動。

記憶中的年，總以返鄉春運的熱鬧形式登場。西裝革履的男人提着行李狼狽地穿行在擁擠的人潮，耄耋之年的母親踮着脚尖費力地尋找游子歸家的身影，務工歸來的夫婦卸下火車激動地擁住留守在家的孩童，是年關將至之時特有的風景。正是出于心中那份對家最直最樸樸的嚮往，無數羈旅他鄉的文人墨客將滿腹的眷念與哀愁融進字裏行間，于白色宣紙游走的狼毫筆尖上，是濃到化不開的鄉思。

記憶中的年，是鞭炮春聯共同構成的主舞臺。“半盞屠蘇猶未舉，燈前小草寫桃符。”鞭炮齊鳴，鑼鼓喧天，在淡淡的煙塵中，將過往的遺憾與舊聯一并揭去，用艷紅的新

往日作序，來日為章

陰剪成烟火，抬眼望去，便是東風夜放千樹的絢麗景象，借着這流傳千年的習俗，舉杯與沉浸在火樹銀花中的古人對飲，溫酒下肚，便有了對傳統內涵的更深感懷。

記憶中的年，常在對央視春晚的評論中收尾。無論是開播前對春晚的預想，還是開播後對節目的犀利點評，似乎都成了千家萬戶的行為習慣。春晚不僅展現了舊年的成就，還寄托了新年的願景，其所處的特殊時間點，注定了其所蘊含的意義非同凡響。哪怕未能與家人成功團聚，春晚也為異鄉的人們帶來與家人更深刻的羈絆，讓那份綿長的情意通過播放着同一內容的屏幕，跨越萬水千山。

古人的年，釀入了半盞清酒，刻進了迎春桃符；今人的年，藏在了春晚的祝福，融進了團圓的飯菜。常變常新的過年方式下是亘古不變的期望。往日作序，來日為章，恰逢新春，于漫天烟火下舉杯，共同致敬未來生生不息的希望。（劉奕）